



大學衍義卷第六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阿波國文庫

大學禮記篇名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此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

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克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

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所敢知也

晏子曰

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兵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

之禮內有慢上之心未見其能共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禮而婉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

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盡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錄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聖人謂舜契舜臣名

司徒掌教之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

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

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

三綱者何謂也謂

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

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雖事事而理之猶整

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

蕪言五者大倫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按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射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

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訛  
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饑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  
 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  
 各得其臣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為之懽  
 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  
 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蓋人和則天

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  
 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之君  
 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  
 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世之著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也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  
 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

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  
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  
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  
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  
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  
謂全矣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  
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太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  
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

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  
全具一毫有虧是嫚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  
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  
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  
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地之道其  
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  
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監臨在上者  
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  
兄弟而言孔子旣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



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  
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  
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  
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為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以上專言天子之孝

蠱卦卦初六初六初爻陰畫蠱事也其字從蟲從血蠱蠱之食血敗壞之象故蠱

以治事為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治蠱也

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為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  
為有子而其考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

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  
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  
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元宗憲宗  
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  
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為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  
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為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  
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  
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仲巳剛陽之

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  
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  
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  
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

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

子曰無違樊遲御

遲孔子弟子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  
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  
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

晨省冬溫而夏清出告而反面禮曲下氣怡聲問食  
燠寒疾痛痾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  
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噎  
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此生事之禮也喪三  
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  
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  
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

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爲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

也臣謂此雖爲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慢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此言所以深儆之矣爲人主者倘能體孔聖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禮記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謂父兄先已而生也曾是以爲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爲難至於服勞能

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爲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知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蓋孝子之心惟恐纖芥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僞爲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於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

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生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

今學行義卷六  
三十一  
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  
安能為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  
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  
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  
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  
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  
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諫

義之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  
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  
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  
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  
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  
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  
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  
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癯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爲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不爲容儀

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感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特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焉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爲略備居喪者當深體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

中庸日期之喪達乎大夫

期周年之服也王公三年絕期故曰達乎大夫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滕定公薨

定公滕君

世子謂然友曰

世子定公之子是為文公然友其傳也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

之服飭粥之食

齊衣下縫也不緇曰斬衰緝之曰衰也疏屨也屨布也飭糜也喪禮也

曰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

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

此文公謂也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

曰君薨聽於冢宰

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歆粥而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

尚與上通偃仆也

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

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

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

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

思作中庸亦謂自期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

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

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也

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

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

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

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

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恠於滕之父

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

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

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

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

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

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

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爲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之父  
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然後爲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  
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  
理之輕重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  
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太有

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爲而發爲人子者處此節  
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  
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  
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  
如厲則孔子之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  
期迅若奔雷人子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  
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  
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

誠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

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

僂然微見貌

周還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

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凜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不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姊之喪雖久至於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此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

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  
太后丁寧之言而踈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  
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人者皆  
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  
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

盈滿也

洞洞屬屬然

洞無

他念也屬屬者相續連也

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

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

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

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

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社之神靈

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

臨淵履冰之言禮記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

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也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况

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踈忌同姓六公子戮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叙天理人倫之正一通言人子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六

大學衍義卷第七

格物致知之要一明道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卑賤也虞氏舜名父頑

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毋嚚毋瞽瞍後妻舜繼母也象傲象舜

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

姦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

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

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

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以

謂甑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  
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

山名舜徵時所耕之地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旻

也于父母負罪引慝

慝惡也

祗載見瞽瞍

祗敬也

夔夔齊

慝齊莊敬也慝戰栗也夔夔在敬戰栗之貌

瞽瞍亦允若

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

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

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底致也豫順也

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

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

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

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

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

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

者常始於兄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



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

子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怨無愁之貌我竭力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

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

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太孝終身慕父母

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

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已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楊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為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

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植栽

也培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故憲詩作顯申重也

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

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

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

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

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

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  
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  
之以見大德者之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  
子宗廟享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  
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王季文王之

父壹戎衣而有天下

戎衣甲冑之屬言一着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

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

命

末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先公后稷劉之屬

子曰武王周公其

達孝矣乎

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

祖宗之廟

陳其宗器

先世所藏之重

器若周赤刀

設其裳衣

先祖所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薦其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

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大王實始翦

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

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

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

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  
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  
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  
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  
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  
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  
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  
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  
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  
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

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

內之通命者御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

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

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也在察食下問所膳問所命膳宰

曰未有原未猶勿也原再也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說與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問問猶

廖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焉漢文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蓋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歿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

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於家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正觀三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大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

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人宗雪父之耻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足以贖前過而已况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爲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奉不

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旣久驕心寢生乾曜等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爲名臣乎

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爲之感  
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  
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已未矣人  
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  
以其尊君者而專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  
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  
監開元之失而於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

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  
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

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  
意恨且欲立竒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

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

上皇侍衛大將

高力士

內侍久謀事上皇

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  
固無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未  
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  
居大內深嚴奉迎君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  
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  
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  
之纔留十疋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

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  
 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  
 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  
 興慶宮秋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遂如西  
 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厄老數十人陳玄禮等  
 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  
 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  
 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  
 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  
 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

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  
 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  
 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  
 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明年  
 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

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  
 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權者也豈不盛哉  
 徒以內侍握兵妄為說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



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芘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純乾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爲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

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卻脇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惧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王一

帝王事親之孝

大學衍義卷第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 瞽瞍

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揜蓋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 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為匿空

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

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故欲以殺舜為已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歸以此

父母也 干戈朕 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 琴朕珣朕 珣弊也 二嫂使治

朕棊 二嫂堯二女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思君爾忸怩 鬱陶皆菹結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來見故使之治其百官不識舜不知象之將

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偽焉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

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

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

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

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

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

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

庫國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蓄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問曰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此孟  
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  
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

爲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兄謂泰伯以國遜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受祿也

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

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泰伯也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

遜已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爲

而爲之乎使泰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

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

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

產祥隕趾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

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

東海王疆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

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

無所爲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爲而然者

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

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

小雅篇名

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管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諱諱也今

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辨辨光明貌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第二章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春令在原兄弟急難

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

四章曰兄弟

于墻外禦其侮

閱狠也禦禁侮務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放畔公既奉行

討矣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唯恐踈棄之不

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

華鄂之相依春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鬪於門墻之

內至於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惻之至情溫

然篤叙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強之

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

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

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

弟相湏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蒿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彼行蒿敦聚貌行道也蒿蓋類

牛羊勿踐履勿戒也方苞方體苞籜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泥葉

泥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蒿之方苞方體其葉泥

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

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

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臣謂祖

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

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况骨肉之戚而縱尋斧

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

心為之本然後燕樂不為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驛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驛

驛角弓驛驛調和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遠踈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劬矣胥皆也

傲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

為瘡不令不善瘡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為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

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

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翻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踈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倣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為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自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

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 詩王風 篇名 王族刺平王也 周平王東遷之君 周室道衰

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漘 綿綿延長貌葛藟二

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漘非其性也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

弟謂他人昆 昆兄也

杖杜 詩晉風 篇名 刺時也 刺晉昭王 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

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沃曲也 有杖之杜 杖特

生貌杜赤棠也 其桀湑湑 湑湑潤澤也 獨行踽踽 踽踽無所親也 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比親也 人無兄弟

胡不攸焉攸助也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

果為晉人所弑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杖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周

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効之所謂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

奪而致亂亡矣平王踈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為父

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

爾踈其所親親其所踈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

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

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

何不求他人相攸助乎以此三詩與棠棣行葦參

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

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

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為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姜為之請也制邑名公

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號叔死焉號叔舊號君制乃號也他

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法度不合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

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况君

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殞也子姑待之既

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邊邑貳謂兩屬也公子呂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以言國邑不可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父不除則國人生他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至于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可矣厚將得

衆子封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眾

非眾所附雖厚必傾樞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卒車

曰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開尊其來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百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京叛大叔段京邑人段入于鄆亦邑公伐諸

鄆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謂孔子書於春秋也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

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

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臣按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以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

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禍僭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

高帝少子孝文之弟

自以爲最親

時

帝子唯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

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廼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廼遣長載以緇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挫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

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蘇及其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廼追謚爲

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  
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  
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  
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  
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  
爲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盡侯其  
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謠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  
賜謚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  
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爲無過矣易曰童牛之

牯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

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

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固已桀驁

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  
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  
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  
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  
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勅即使之  
歸國於是益驕且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  
生之諫而輒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  
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

漢之列侯

食其租稅而已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  
其力不能爲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  
王則地大民衆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  
其權可以爲亂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  
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爲何如耶臣故謂後  
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爲法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之藩上  
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  
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  
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  
情雖不幸怵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  
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  
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克其實者矣惜太宗之  
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克之太宗睠  
睠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克之  
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  
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

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

巴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為太子

臣按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大妣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

自入焉嗚呼苟能克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

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

璿皆為庶人尋死焉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惠為

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皆不能

克其類也苟不能克其類則為善豈不出於利心

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長幼之序

大學衍義卷第八

大學衍義卷第九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對

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 大昏國君昏禮 大昏既至冕

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

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

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冕祭服也故疑其重 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令萬物不

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媾之禮凡人皆所當知况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



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

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 臣觀自昔柔順

之主若唐高宗受制於武氏不足恠也隋文勅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為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彖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

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

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為戒云

昏義

禮記篇名

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

子夫也者夫也

謂夫也

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知與智同

家語

孔氏書

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

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為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為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御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為婦而剛彊則婦不婦矣為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夫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夫婦之別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

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

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

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

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

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

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効也然知為

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

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

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

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

鳴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戒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百工熙哉熙廣

也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臯陶拜手稽首颺言盡敬於君大言而疾曰颺

曰念哉率作興事率總率也慎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

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

事隳哉隳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

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

真情所發見於歌詠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

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謀亂安危相為

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

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

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

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為起謂有所

作興也臯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

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

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

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隳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周書篇名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惟辟作威惟獨也辟君也

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王食王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也而汝

人用側頗辟人謂有位之人側頗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

也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

者上之所以御下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

僭也夫君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臣

而福威則盜上之柄矣臣而王食則擬上之奉矣

大夫爲此則害于家諸侯爲此則凶于國其臣民  
尤而效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  
所謂不奪不廢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嘗僭天子  
魯之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耶曰惠迪  
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即凶也臣而僭上  
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况吳楚之篡殺相尋而季  
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  
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  
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  
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籥

鄭國風

刺忽也

昭公名

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籥

兮籥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籥兮籥兮風

其漂女

漂猶飄也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強者指

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

反強者由尊者當強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

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

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強也君倡臣

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

自相倡和而不稟於君籥兮籥兮風其吹女諸大

夫處強臣之中猶籜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執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籜兮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生殺予奪仲得顯之其強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

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篡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

突厲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為非禮臣以為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憊倦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也 希少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

臣 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臣 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

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二日

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

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

之矣諸侯猶不可專况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况

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

不出於天子世變至是蓋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

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

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

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

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



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  
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而下以至  
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  
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  
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  
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  
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  
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之勢  
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  
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繼

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  
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  
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二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為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

子赤立宣公

赤嫡也宣公庶也

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

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為陽虎所  
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  
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

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顛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之謂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偽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

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也則臣視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

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

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也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

往也三年不反然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

執之謂拘繫之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綱

之俾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

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

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

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

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

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

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

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

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

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未

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

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

自處則不然也以上總言君臣交際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

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蘗蒿也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

樂也

燕

吹笙鼓簧

吹笙之時鼓簧

承筐

是將

雀筐屬所以將幣帛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辟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

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

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

亦猶是也夫君之資於臣主之資於賓果爲何事

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

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

豈以幣帛飲食爲悅哉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

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

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

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

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

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容之

問黃髮

下卿位

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人上也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

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或其遺意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

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駿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  
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勲德者贊拜不名意  
或本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

之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

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

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於如此  
其祗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於

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

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歛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

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

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畧而鄉黨

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

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

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

以為譏世降春秋君臣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  
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  
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極  
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  
得佳物輒思如晦遺賜其家父之  
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救所御物  
往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坐側乃丁  
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少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  
悴疾篤上自臨視持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  
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而於張  
後數日上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

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為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  
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

象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

級等也庶陛側隅也

亡級庶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廷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

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

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

近主乎庶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

齒君之路馬斲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

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  
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  
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  
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  
然則堂不無陛乎庶耻不行太臣無廼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又曰主上過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音鈍無耻隼詬無節隼詬謂無志分也庶耻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  
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

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  
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  
音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責大臣定  
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  
也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上  
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  
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  
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  
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  
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庶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  
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  
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  
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

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若元  
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  
於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  
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  
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大學衍義卷第九

大學衍義卷第十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將猶承也匡救其惡也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已之忠退謂出適私

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

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

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

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

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

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者犯顏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畧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或有不合於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

之意乎曰此所以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

齊宣王也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

東郭氏齊大夫其家有喪

故孟子弔之

公孫丑

孟子弟子

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

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對曰昔者有王命

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

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

子即景丑氏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

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

孟子言惡歎辭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

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

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

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

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

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

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

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其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適音議義亦同

政不足問也

問猶惟非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格正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

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臣謂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旨故畧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臣按孟子此言蓋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事合於理也志仁謂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去千里而為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書

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

於仁則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

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煮魚肉以

為食燁之以薪燁音戰猶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以洩其過

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

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醜假無言假大也時靡有

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為如和爭美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大政不待於言而時人

自無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言只用水而不以鹽鹽

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

專用一音一律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昔盛時明食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

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

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為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

以為是而群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

之人主有所欲為率惡人之已異曰此沮吾之事

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

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於適口而已

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忤也適以為順吁人

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

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黯對

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効唐虞之治乎

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

汲黯之戆也戆謂愚群臣或數黯數責也謂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黷病嚴助為請告  
嚴助亦上曰汲黯何如人哉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時近官踰人踰與愈同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  
奪也孟賁夏育古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  
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  
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  
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  
乃所以為欺君為嫚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

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  
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  
已而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已而不知  
其成己之德也臣故著此以為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臣事君之忠

伐木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須待也親親以睦此語指

上篇業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

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猶

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群臣嘉賓是以臣為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為友也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乎鳴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須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玩其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

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所謂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饒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為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恃也長謂年長

不挾貴貴謂名位之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



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

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

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

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賢人名其三

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

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費小國也惠謚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

子思孔子及之字

吾於顏般則友

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

非惟小國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

也

平公晉君亥唐賢臣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此言平公造之

唐言入公

雖䟽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公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終於此謂其止如是也

弗與共天位

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

尚上也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

舜迭為賓主

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

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

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

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蓋位者天位所以處

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祿者天祿所以

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

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爲法焉則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十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

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

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

將太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

相齊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以為臣任之也今

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

謂聽從於已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已之湯之於伊

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

不為管仲者乎管仲霸者之佐猶不可召孟子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尸祭主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

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此北面臣禮為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

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

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

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

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

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

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

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

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朋友之交

大學衍義卷第十

阿波國文庫

